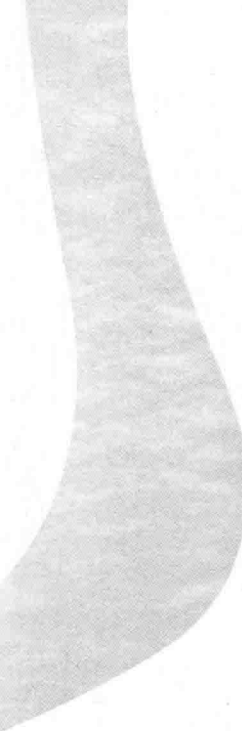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

钟二毛一著

小浮世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小浮世

钟二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浮世 / 钟二毛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 7
(长篇一)

ISBN 978-7-5404-7691-5

I. ①小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4973号



XIAOFUSHI

小浮世

钟二毛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(龚湘海) 杨晓澜

版式设计: 流帽图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制

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张: 6.5

字数: 160千字

印数: 1-1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7691-5

定价: 2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731-85983028

上部：找感觉的人

四月四日，四点四分，四十四岁的郭伟东，拿到了“绿卡”——离婚证书。

郭伟东觉得，新的一天刚刚开始。

有两件事，郭伟东这个时候特别想做。

一件是，和老父亲说说话。

多年以来，郭伟东一直想找一个安静的夜晚，和父亲单独地坐在一起，说说话，聊聊生他养他的村庄、大山、庄稼、农作物、村里过辈的老人、一起长大的伙伴、乡间巫术和更替的节气。

现在，可以实现了。婚，离了。冷战多年，终于友好结束。最后一包衣物，昨晚，她自己已取走。

儿子在英国。现在回到家，只有父子两人。安安静静。

另一件是，去奔腾酒吧。

车出停车场，是个丁字路口。左转回家，右转是奔腾酒吧。

郭伟东，轻打方向盘。

是……左转。

手机响了，是蔷薇。

蔷薇是南华车行的售车小姐。

郭伟东要送给自己一个离婚礼物，一辆越野车。丢掉四平八稳的小轿车，开一辆很酷的越野车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这是郭伟东的愿望。

郭先生，手续办好了，你有空可以过来提车了哦。

蔷薇的声音有点沙哑，但带着几分顽皮，像在外头玩累了的孩子，

回到家不忘撒一下娇。

郭伟东掉头去了南华车行。

蔷薇是个美女，身材很好，人很漂亮，说话带笑。一米六多的个头，一头披肩长发整齐地搭在肩后，妩媚，也不失干练。一个美女，再加一张甜嘴和一个笑脸，这个世界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的。尤其可贵的是，她在介绍业务的时候，中肯、面面俱到，车的优点和缺点一并告诉你，把你容易忽视的注意事项，逐一画上圈圈。

一个未开封的钥匙信封交给郭伟东。郭伟东请求蔷薇陪着试驾一会儿。

好啊，我就帮你完成人生中这么重要的第一次。蔷薇呵呵一笑。

稍微点一下油门，车就蹿了出去。四驱，六个缸，大越野，轰轰轰，很快开上滨海大道。路宽，车少。耳边有嘈杂声，那是风的呼啸。

速度与激情，让郭伟东身心瞬间释放，一身轻松。

这个世界上，男人为何爱车？在车里，郭伟东大声说，因为车就是男人。车的本性，就是男人的本性。喜欢超越，喜欢离家出走。

晕，什么理论！那你喜欢离家出走吗？蔷薇摇上玻璃，扭头过来问。风把她的一头长发吹得不成样子，倒多了些野性和性感。

郭伟东说，喜欢啊，我今晚就要离家出走。

可是，男人怎么出走，也走不出女人的视线，更走不出女人的胸怀。

蔷薇把“胸怀”两字拖得很长，“胸——怀”。

郭伟东差点踩了个急刹车，靠，你好犀利，小小年纪，谁教你的。哈哈。

不知道是郭伟东的高兴致感染了蔷薇，还是蔷薇的爽朗蛊惑了郭伟东。总之，两人越来越不像试驾，像长途旅行。而且，都没有掉头回去的意思。郭伟东把速度放慢下来。滨海大道两边是深圳这个亚热带城市特有的棕榈树，风，越过海面，穿过树林，荡漾在夜色中，轻

抚世界，柔情万种。

最后是郭伟东找了个掉头的地方，送蔷薇回南华车行。

郭伟东问，知道你们车行附近有个酒吧叫“奔腾”吗？很火的。

当然知道。你要去吗？

我请你去。

奔腾酒吧开了多少年了？郭伟东真的想不起来了。这么多年，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娱乐场所大大小小，割麦子似的，一茬茬倒下去，长起来，倒下去，唯独“奔腾”奔腾不息。这是一个神奇的酒吧，和深圳这个城市一样，一身都是奇迹，说不清道不明。

要知道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刚开始，奔腾酒吧仅仅是一个工业区下属的“大家乐”，跟职工俱乐部差不多一个意思。打工妹打工仔九点钟下了夜班，回宿舍冲个凉，然后换上太阳裙，摸着昏暗的沙泥路，进入奔腾酒吧，点一碟花生米两杯啤酒，唱卡拉OK。那些出完货进完货的工厂老板，累了一天，头发摩丝一喷，也来这里放松放松，潇洒潇洒。老板们看中了哪个姑娘就问你是哪个厂的，然后满脸横肉地献殷勤，点小吃的时候，故意把快炸了的黑皮钱包按在台上。一旦哪个姑娘告诉他们自己是哪个厂的，老板们的殷勤就送完了。他们会在第二天直接找到厂里去，跟厂里老板要人。厂里的老板一般都答应，因为挖人者是要付好几千块钱的用工合同违约金的。姑娘莫名其妙，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转厂呢？但是一听转厂后的工资要高出一倍，或者可以做个主管什么的，也就高高兴兴地卷着被子走人了。有的打工妹确实被安排到主管的位子，并且一天到晚跟着老板谈生意、喝酒、跳舞和连夜不归；有的打工妹，则在当天晚上就被甜言蜜语，或鱼翅鲍鱼，或夜总会里下有迷药的洋酒给搬进了酒店，脱光了衣服，露出了身体，献出了青春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以前流行的、仅仅露出两个胳膊的太阳裙，早就过时了。酒吧里早已经发展到了露肩、露背、露大腿、露肚皮甚至露胸的年代了。花花草草，忽明忽暗；眉来眼去，勾勾搭搭；声色犬马，纸醉金迷；眼花缭乱，浮想联翩。

郭伟东把奔腾酒吧的历史讲给蔷薇听，这么多年过去，这个酒吧的味道一点也没变。

什么味道？蔷薇问。

欲望的味道。

流氓。

郭伟东一直觉得，自己和蔷薇那天晚上，从奔腾酒吧出来，然后同床共枕发生关系，大脑绝对是清醒的。

喝的是啤酒，一共叫了半打。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，蔷薇抢过酒瓶说，行了，不喝了，回家。

郭伟东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，回谁家？

蔷薇的回答让郭伟东吃一惊，无所谓。

车开得很稳，没有任何差错，郭伟东扭扭脖子，神智正常。看着身边有点倦意的美女，郭伟东赶紧把音响给关小了，把空调也降下来一格。

很快就到了个丁字路口。蔷薇说，到了，谢谢你。我还真怕你喝多出事呢。

郭伟东故意反锁车门，扭头说，怕我出事？出什么事？怕我强暴你啊？

那倒不会，你看上去像个老实人，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。

对我这么自信？失败啊，你不知道，这个年代好人难做。

嘿嘿。不跟你贫嘴了。怎么样，我到家了，你呢，怎么走？

郭伟东再次按下了车门锁，准备放蔷薇下车。我啊，住的地儿离这就远了，刚好相反的方向，开得快也得四十分钟。

啊？那么远。开回去没问题吧。

有问题、没问题那又能怎么样，就是推也得把车推回家啊。

别说得我这么没人性。不行的话，你就到我家借住一晚上。

戏演到这，有点进入高潮的意味。这可为难了郭伟东，去还是不去？

你一个人住啊？郭伟东问。

废话，我不一个人住，还敢带你回家啊。你也别想歪了，就是担心你，让你借住一晚上而已。

郭伟东一脚踩下油门，车就到了蔷薇楼下，两人从地下车库直上电梯，进入一个布置温馨的小房间。

蔷薇说，房间本来是一房一厅的结构，被我打通成一大间，还可以吧。那就这样，我先洗澡，有些困了。明天早上八点要到公司开会。

蔷薇似乎一点都不顾及有个男人在她的房间里，先是收了阳台上的内衣，然后跑进浴室里哗哗地洗澡。洗完澡后，她穿着半透明的睡衣跟郭伟东说，你去洗吧，浴室里什么都有，那件大T恤是我的，你穿了估计有一点点小。说完，蔷薇跳上床，按响了床头的音响，音量开得小小的。蔷薇冲着正在浴室里脱衣服的郭伟东说，我睡觉是要放音乐的啊，你睡不着别怪我。

这何止是一个美妙的夜晚，简直棒呆了。郭伟东不是柳下惠，蔷薇基本上也没反抗。啪，小火苗一点就着了，呼呼呼。

“战斗”结束后，郭伟东才想起他们刚才根本就没做任何安全措施。

郭伟东用肩推推蔷薇，刚才我没有戴那个，怎么办？

放心吧。

郭伟东忍不住爬起来，看着蔷薇。蔷薇被吓了一跳，看什么，没

看过美女啊。

郭伟东心满意足地躺下了，伸手搂住蔷薇，特别地温柔。郭伟东感觉自己又爱上了，爱上了蔷薇。

蔷薇扭头说了一句，明早我七点二十起床，你可以继续睡，冰箱里有牛奶。把门带上就行了，这栋楼很安全。

郭伟东用微烫的嘴唇贴在蔷薇的耳边说，不，我要亲自送你上班。苏格兰乐曲戛然而止，恰到好处。

性伴侣。

这是蔷薇说的。

蔷薇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，拜托，你不要老想着来找我，我们的故事结束了。我们不是谈恋爱。你是我的性伴侣，我也只是你的性伴侣，一夜之情，仅此而已。懂吗？

你怎么是我的性伴侣，我想和你真心谈朋友。这是郭伟东的心里话。

郭伟东这么情真意切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蔷薇，喜欢上了这个说话做事干净利索的姑娘。郭伟东始终觉得他和蔷薇不是一夜之情！他凭感觉，觉得自己是真心想继续交往，甚至是可以……郭伟东对于婚姻不敢想太多，但他总觉得蔷薇至少是懂他的女人。

中午，郭伟东又开车过去找蔷薇，快到了，打她电话，中午，一起吃饭吧。

不行，我没时间，客户多得要死。蔷薇说一不二，当即挂断电话，让郭伟东一张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。

下午，郭伟东一下班就把车开到车行门口，一直等到蔷薇换上便装出来。

蔷薇看到郭伟东，偏开头去，挽着女同事走开了。郭伟东觉得好

生奇怪，把车开过去，摇下车窗，喊了一声“蔷薇”，蔷薇才停了下来。可能是碍着同事的面子，蔷薇让同事先走，然后钻进了郭伟东的车里。

你干什么啊，有完没完？蔷薇劈头盖脸地说了起来。

怎么了？郭伟东很无辜。

是不是吃完饭又去酒吧，然后又到我家睡觉？

你误解了。我不是那意思。郭伟东觉得无辜死了。

你们男人都这样，装吧。

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？说话怎么这么伤人？

行了，故事结束就结束了。你还要向我求婚吗？

那总可以先交个朋友吧。郭伟东说话温柔了些，我们聊天挺有感觉的。

感觉个屁，我不相信感觉。行了，别闹了，你我也就昨天一夜的事，别没完没了了。蔷薇一脸不耐烦。

故事就此结束，干脆，利索。

回想自己这么多年经历过的女人，郭伟东忍不住给蔷薇发了最后一条短信：你太牛了，感谢你。我会牢记你的话：我不相信感觉。

随后，郭伟东又给我发了条短信：兄弟，你相信感觉吗？

我和郭伟东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酒席上认识的。我们分坐在一桌。后来，我们成了好友，无话不谈。

那个婚礼，烦琐而漫长，新郎新娘都是我的学生，毕业不到半年，就搞大了肚子。双方家庭非官即富，结成亲家，倒是一拍即合。婚礼风格有中式，有西式，有当地民俗，一个套路接一个套路，以把人折腾到死为目的，炫富耀贵为宗旨。

新人过来敬酒的时候，女学生醉得不成样子，拉起我的袖子，向一桌人介绍，钟老师，大评论家，我最崇拜的大学老师！

新郎也在起哄，钟老师，我上你的课，从来不打瞌睡。

我应了一句，那是因为我一上课就放电影！

大家哄堂大笑。

场合算是过去了。

看得出，郭伟东得知我是大学老师后，来了兴趣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。名片倒还朴实，白白净净，一家实业公司的老板。具体有哪些实业，写在名片背面，有酒店、装饰、广告等。

郭伟东一坐下来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怪。他不会跟左右的人寒暄，连点头示意都没有，看上去眼神呆滞无神，沉默得像在坐牢。有很多电话进来，有时接有时不接，或者就让它一直突突地振动。一个晚上，他也不起身去敬别人酒，一句客套都没有。

我对老板从无兴趣。然而当他从包里抽出一本崭新的《尼采传》要送给我的时候，我开始惊讶。我们交谈了很久。从他嘴里蹦出的词

汇来看，他读了不少西方哲学。虽然，他对哲学的理解，未必准确，甚至，一知半解。

我喜欢听一些偏激、片面的观点，它才是真实的、鲜活的。那些把话说得滴水不漏、四平八稳的，不是新闻发言人，就是天生一奴才。

他还跟我聊经济、历史。聊着聊着，他开始用一些通俗，甚至粗俗的话，解释一个名词。比如关于 GDP，他说：

经济萧条时期，有条街道，每家小店的老板都是债台高筑，靠着仅有的信用经营度日。这时，从外地来了一位有钱的旅客，他进了一家旅店。店老板要求先押 1000 元在柜台上，才能看房间，不适合，下来取走押金。就在旅客上楼的时候，店老板抓了这 1000 元钞票，匆忙地跑到隔壁屠户那里支付了他欠的肉钱。屠夫有了 1000 元，横过马路付清了猪农的猪本钱。猪农拿了 1000 元，出去付了他欠的饲料款。卖饲料的老兄，则拿着 1000 元付清了他找三陪小姐 happy 的钱。有了 1000 元，三陪小姐立即冲到旅店付了她所欠的房钱。店老板赶紧把这 1000 元放回到柜台上。外地旅客正好下楼来，说没一间房子满意的，把柜台上的钱取走了……这一天，没有人生产了什么东西，也没有人得到什么东西，可全镇的债务都清了，大家很开心……同时，镇统计局统计了旅馆、屠户、猪农、饲料商的营业额各 1000 元，总数 4000 元，于是全镇 GDP 增长了 4000 元。

听得我差点要给他竖大拇指。

酒席散场，他执意开车送我回学校。

下车的时候，他反手从后座上拿起一叠打印稿，按在我腿上，说：我正在写一个系列小说，楚夫子是我的笔名，这是第一篇，你看看，多多赐教。

回到家，我抽出稿子，首先看到他的简介：

楚夫子，原名郭伟东，男，湖南人，已过不惑之年。做过农民当过兵，现在深圳搞企业，偏对文学不死心。十八岁开始写作，曾在《战士报》《西南军事文艺》《金盾》上发表过小小说、短篇小说若干。

六千字的短篇小说，很快读完。讲一个农民工在工地上触电身亡，包工头赔了几十万，然后农民工的老婆进城领到钱后，干了三件大事：吃澳洲大龙虾、住总统套房，还有找小姐。一个农村妇女，为什么要干这三件大事？她想让老公当一天的城里男人！

看完，我震惊了。我震惊地不是说这个小说写得多么好。我震惊的是，在深圳，还有写小说的生意人。当然，这个小说写得也确实可以，至少比一些杂志上发表的那些烂故事好多了。

我给郭伟东发了条短信，我也是湖南人，《“城里人”的一天》看了，不错。

郭伟东的短信里散发着兴奋，老乡教授大人，不错在哪里吗？

我简单回复说，比现实荒诞，比荒诞现实。“活在感觉里”，主题不错，继续写。

郭伟东回过来一句，感觉害死人。

想起离婚第一夜就没在家过，郭伟东觉得有点荒唐。本来晚上有个应酬，郭伟东推掉了，老父亲独自在家，不能亏待了老人家。何况，还是他的生日。

回家路上，整个城市挂满了彩旗，深圳马上迎来特区成立纪念日。公交车站灯箱广告上画着一头低头往前拱的老黄牛，配着文字：向特区建设拓荒牛致敬。

郭伟东也算是拓荒牛。当年高中一毕业，应征当了兵，就分到了深圳。来自各个地方的新兵蛋子，尿都没撒完，就被带到工地上，“三通工程”，通水、通电、通路，不分昼夜。那个时候，郭伟东还不明白“特区”两字的意思，以为特区就是特殊的地区，为什么特殊呢，因为靠近香港嘛。郭伟东还想，是不是深圳这个特殊的地区也要搞资本主义。

当有一天，郭伟东明白“特区”的全称是“经济特区”，而且是有“中国特色的”时，郭伟东成了部队里的郭连长，副的。

郭伟东就是在他提干那年认识了岳月红。

那年，全国女人流行踩在鞋里的健美裤，香港四大天王进入内地，大街小巷全是郭富城的中分头和“对你爱，爱，爱不完”，还有发廊这东西，一夜之间遍地开花，一条玻璃彩灯，竖着钉在门边，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。

那年春节，郭伟东回老家，探亲假一个月，参加父亲的六十大寿。衣锦还乡，光火车托运的东西，就装了五个大纸箱，全是托朋友在香港采购的彩电、照相机、电子表等新鲜玩意。

到家第三天，郭伟东在隔壁小镇子上碰到了高中的初恋情人，邱菊。说精确一点，其实是暗恋情人，单相思。邱菊当时已经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，可惜分配不好，到了县下面一个小镇，当图书馆管理员。那天，憋得慌的邱菊把县城里的表妹岳月红约到镇上玩。

郭伟东？

东仔！

初恋情人多年不见，居然一眼叫出自己名字，郭伟东惊喜万分，硬是请两人下了一趟馆子。三人喝着米酒，冷硬的鸭脖子，嚼了一盘又一盘。

得知老同学在部队当了军官，微醉的邱菊说话了，东仔，当年没搭理你的纸条，你不怪我吧。

郭伟东心想，妈的，她不会是想再跟老子好吧。但嘴上还是说，哪里啊，你是堂堂的大学生，我一个背枪的哪配得上你。

邱菊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又一杯米酒下肚后，才吞吞吐吐说，喏，我表妹，岳月红，高中没读完，在家东耍西耍，几年了，也没事做，你带她去深圳给介绍个工作吧，免得天天问家人要钱。

这时候，郭伟东才仔细端详了一把岳月红。岳月红羞涩地低着头，眼睛似乎又在瞄着什么。实话说，长得倒一般，可身材却是十分别致，凹凹凸凸，一双大长腿伸在桌子底下，把健美裤拉得紧绷绷的。

仍在部队大熔炉里锤炼的郭伟东，心倒没有想歪。邱菊开口，自然要答应。邱菊继续把工作细化，说，那这回就跟你一起过去吧。

正月十五一过，郭伟东带上亲戚送的土特产，外加刚满二十岁的岳月红，踏上了往深圳的回程。在火车上，郭伟东发现岳月红这丫头还是不错的，嘴巴特甜，伟哥伟哥一个劲地叫。——那个时候，蓝色小药丸“伟哥”还没传入中国。不像现在，名字带“伟”的男人，最